

2023年4月23日 星期日

责任编辑:陆遥 联系电话:0571-85311378 邮箱:youfenglai2014@sina.com

钱塘江 | 浙江日报 | 3

踏歌行

思念的歌谣

竺 泉

你在小路旁
悄悄打开了唇角
微笑着
把春天报告
这些快活的花草
正缓缓走进
你我温暖的怀抱
我曾用
生茧的老脚
走过久远的古道
无数次轮回相遇
你终归
发芽拔节
向天欢笑
那么迷人
那么妖娆
等风来
你又化作一首
我久久思念的歌谣

浮生闲记

晕船

林上军

所谓晕船,就是因乘船引起头晕、恶心甚至呕吐。浪越大,晕船就越厉害。就我所知,晕车晕机比不上严重的晕船痛苦。

晕船最严重时,肚子里的黄胆汁都会吐出来;胃里的东西没有了,如果晕船不停,却没有货色可吐,就会吐血。最痛苦的时候,如果附近刚好有小岛“漂”过,就想尽快跳到小岛上求生。

但人一着陆地、上岸,晕船带来的痛苦会较快缓解;不过,如果晕船时间长了,晕船者要完全缓过来仍需要一个过程。

我生活在舟山群岛,以前乃至现在,乘船属家常便饭,其实,晕船对于所有的海岛人来说,几乎均有体验。

我出生在舟山本岛的纯农业村,家里以农耕为生,在我考入水产学校读海洋捕捞专业前,几乎没乘过什么船。记得第一次比较严重的晕船,是去宁波走亲戚。那时从舟山定海港口出发,去宁波码头要两三个小时,船开到宁波与舟山的中间海面,浪大了,人就开始难受,喉咙里似乎有东西要爬出来,捂着肚子,煎熬着、忍受着,终于抵达码头,脸已煞白。人跌跌撞撞,瘫坐在地上,待一会儿,才勉强支撑前行。

记得第一次出海实习渔业捕捞,因为晕船,十天一个航次没吃进饭,中间也吃了一些食物,但马上吐了。如果不吃,身体肯定会垮,精神状态会更糟糕。

晕船用舟山的土话说是“柱浪”,有一种现象,长期生活在船上的人,走路时腿都是弯曲的,似乎伸不直。

经过若干年交通大建设,现在的舟山群岛把很多岛屿连起来了,减少晕船之苦。但有的偏远岛屿,如东极列岛、嵎山、枸杞等岛屿,去一趟仍需好几个小时。一路上,经常是无风三尺浪,晕船依然是避免不了的。

记得2021年夏季,我和同事乘船去嵎山采访大陆来的助老员,途中大家都吐了,眼前放着一个脸盆或水桶,浑身乏力,除了呕吐声,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懂得乘船规律的其他乘客,有的躲到船后舱去了,因为乘船与乘车刚好相反,乘船越后面越稳,乘车则是越后面越颠簸。

我还记得,约10年前,有一次到嵎洒泗礁岛开会,接杭州客人从嵎洒小洋山码头过来。途中浪涛翻滚,横浪把船舱玻璃都打碎了。全程痛苦,浑身难受。在30年的海岛记者生涯中,类似经历不计其数。

舟山的东极列岛,海水特清,风景奇美、海鲜丰盛,是夏季的旅游热门地。暑期,去东极列岛往往一票难求,乃至出现倒票的“黄牛”。前几年,有人为了买票,半夜赶到售票处等窗口开;现在信息化时代,到点去手机上抢票,但旺季依然很难抢到。东极列岛往返客轮几年一更新,一船已能容纳500人,但旺季就是忙不过来;待到冬季这样的旅游淡季,单趟一般也就拉100人左右。

31年前,我刚从事新闻工作那会儿,经常去东极列岛采访。我牢记教科书上的教导:脚板底下出新闻,当记者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然而,每次去,少不了晕船。我记得,每次到当时的东极区公所,晕得晚饭也不想吃,纵然有诸多美味海鲜,也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复元。当然,东极也给我回馈,我不但认识了不少淳朴的东极渔民,而且有一篇出自东极的新闻报道还获得较高奖项。

那时船慢,去东极庙子湖岛,单程至少4个小时,船上设施可想而知,船员们好不容易让出来的床铺,不早预约,就只能干坐。躺在床上,显然要比坐着好受一些。

现在去东极的船大了稳了,时间缩短至2小时,但一遇冷空气、大浪天,晕船依然折磨乘客。海岛是美丽的,晕船是痛苦的。所以,如果不晕船,旅游旺季应该会延长些。

舟山群岛解放时间比全国晚了一年。解放舟山不容易,打仗的解放军都是从北方过来的“旱鸭子”,一旦晕船,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,著名的登步岛战役、大鱼山战役就发生在舟山群岛。当下,海军装备逐步走向现代化,舰上官兵抗晕船能力仍事关部队作战能力。

对于海岛人来说,关于晕船的经历,似乎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不过,也有天生不会晕船的人。有的人不知道晕船的滋味,浪再大都没感觉;还有的人,乘船适应性很强,开始会晕船,一两天后就再不再有眩晕感。船上的生产生活空间相对狭小,有的船只远洋捕捞长期回不了家,而且出海毕竟有安全风险,这些年来,在舟山群岛,渔船上本土普通船员几乎销声匿迹,仅有职务船员还是以本地人为主。

但笔者相信,今后,随着渔船现代化装备的升级,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明显恢复,未来出海不再是苦差事,船员会成为屈指可数的高收入群体。有了抗晕设施,下海也不用再过晕船难关。若干年后,当渔民职业有了较高的进入门槛,你想去体验一次激烈的晕船说不定也没地方体验了。

那片天空

柯春晖

是沙坑和神仙居,西南向不远处便是被称作“江南最后香格里拉”的公孟岩。

柯思是仙居柯氏人的主要聚居地,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,是元代著名书画家柯九思的故里。村子取名为柯九思,曾经叫九思乡,也叫柯思吞。用人名来命名一个地方,在仙居属于独一无二。村子里原先有一个祠堂,形制完整,建筑考究,雕梁画栋,原先的柯思学校就设在祠堂里,可惜后来某年的一场莫名大火,将一切化为乌有。

春日里,杏、桃、梨花带雨,次第开放,草长莺飞,燕子归来,水田里蛙声一片。夏日里,蚊蝇滋长,蝉鸣枝头,稻米阵阵,从灌浆到颗粒饱满到被收割。此时经常会有雷暴天气,午后常常会有太阳雨,时常伴有彩虹架在溪山上,景象绚丽。秋日里,平地 and 山坡上黄灿一片,是晚稻和玉米收获的季节,溪头坡地,旷野疏林里的红枫,乌桕红艳夺目。冬日里,时常会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期而至,弥漫山林田地,迷茫通向外界的道路。大人们揪心田地里的作物会不会被冻坏,孩童们则开始数着过年的日子。

正是在这里,柯思的先人们纵横山林。他们在这里出生,辛勤劳作、生儿育女,在这里老去。

草木童年

我8岁时,母亲给初中毕业不久的我姐在临海找了一份临时工作,柯思这边便只剩下父亲、大哥、我,还有外婆。父亲、大哥每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外婆那时年事已高,还有一双小脚,行动不便,我便在上学的同时,开始打理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。每每周围的小伙伴放飞自己的时候,我却围着菜地、镬灶头和牛羊猪圈转。

周末或节假日,我和当时的小伙伴们一样,会出门斫柴、割草或是放牛。山里孩子,斫柴是个基本功,也是个体力活,苦差事,还是个危险活。我们经常比谁爬得更高,斫得更多,挑得更多。夏天,我们早早出门,早到月亮还挂在半天、启明星在东山顶上闪烁。斫柴过程中,遇到蛇或马蜂窝,或者被针刺扎了、被刀伤了,或者从山上摔下来,都不意外。这铸就了自己童年的底色。这样的童年,

使得后来我在读《论语》的时候,对圣人所说的“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”颇能感同身受。即便如此,快乐还是有的,这或许是孩童的天性使然。

溪山大地

柯思四面环山、溪谷纵横,周围十里八村。我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小伙伴。那时的农村孩子,常常处在“放养”“散养”状态,田垄地头、溪山大地,给了我们像草木一样顽强、茁壮成长的空间。

把学校的课桌拼起来、中间放几块砖头当乒乓球桌,你推我挡;捉迷藏,打老K,做陀螺,造木枪;用溪楔、柳树皮做树皮喇叭,屎尿和泥,在田垄沟里乱滚;上树掏鸟窝,下河捞鱼虾,削水片,堆雪人,打雪仗……不同时节,有不同的生活、不同的嬉法。

最快活、最惬意的是夏天。

学校放暑假,在临海教书的母亲和读书的二哥会回到家里。这个时候,我便成了“有娘的孩子”。南方三伏天的日头,毒辣辣的,光脚踩在石头上,滚烫。河道沟浚便成了我们最好的去处,游水嬉戏、抓鱼捞虾,是我们的日常功课。甚至于见到有水潭的地方,大家便脱得光光的,下去扑腾,或是在有岩壁的深水潭比赛“跳冰棍”。

有时候在想,童年是属于夏天的。许多本领甚至道理,是在与小伙伴们一起玩时学会的。有调皮捣蛋的,偶尔惹是生非;把青蛙什么的放到女同学的课桌里,结伴去偷摘别人家果树上的果子,拿石头、棍棒、树枝追打小动物,凑在一起讲鬼故事……

那时的生活条件普遍困窘,小伙伴赤脚走在石子路或是碎石遍布的溪滩上,赤脚穿行在山林草莽,但似乎并不影响嬉戏的心情。河水是清澈的。天空澄碧、清澈、明净。

蓝天白云

1978年,我13岁,初中毕业考上白塔中学,离开柯思。1979年春,父亲调到横溪工作,我转学去了横溪中学,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

横中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。早、晚读和自习课的时候,我们会拿着书,去校内小山上的小树林、杂木丛中,找个地方坐下来,或贴



摄影作品《山海水韵》郑海港 作

云台石寨

李治钢

远来,诗中有景,景中融情。

洞桥不像其他名声在外的江南古镇,熙来攘往、喧嚣纷扰,宛如一位羞涩的山里姑娘,恬静清雅,明眸善睐。暮春时节,我循着诗文前往深藏于洞桥青山绿水间的“云台石寨”快意一宿,以“慨长思而怀古”静心。

“丹青莫訝黄公望,生长层叠叠嶂中。”当车缓驶至岩石岭库区,飘浮着无数云彩的瓦蓝天空,悄然间黑云翻墨,一场滂沱大雨顷刻而至。不一会儿,雨过天晴,只见周围的山峦,云起雾涌,淹没在茫茫“云海”之中。紧接着,“卷地风来忽吹散”,碧波微荡的岩岭湖面,千峰倒影落其间,恍然又成了一片华盖如云的“海市蜃楼”。

车过三溪口,算真正到了洞桥。“云台石寨”就躲在大溪村的大坞里。“两边青山一溪涧,村落民居缀其间。”山坞很深,古木参天的密林深处,隐藏着奇石异岩,溪流瀑布错落其间。“青山叠叠水重重,古道才容匹马通。”狭长的村道,七拐八绕,穿过一座高高的“石门”后,一下豁然开朗。浓郁的古村气息扑面而来,造型奇特的各式石屋和古朴的砖木老房,令人目不暇接。老屋街巷间长满了野草和青苔,更多

的是生活气息和岁月痕迹。

我想,大坞之所以称作“石寨”,就是因为这70多幢清一色用山石垒筑而成的石屋。当地的匠人就地取材,从山边地头掘出一块块形态不一、质地均匀的青灰岩石,以“石头打墙”的营造方式,堆砌起这些黛瓦石墙的房屋,铺就成纵横交错的街巷……看似随意,实际上每块位置都恰得其所,怪不得会被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赞为“真正的建筑艺术”。漫步其间,领略大坞风貌,恍然间时光仿佛倒流了千年。难怪有人说,步入这个“普通”的原始村落,就像误入了“桃花源”。

“别院深深夏席清,石榴开遍透帘明。”绿油油的草坪上一只白鹅正闲庭信步。天色渐暗,屋内发出温暖的灯光,如异乡遇见归家的明灯……这就是“云台石寨”。

诗酒花茶、静谧安详的格调是乡村民宿的标配。石木混搭的“石寨”外形斑驳,冬暖夏凉,装饰朴实无华。一楼有足够大的公共空间,设置书吧、休息间,老桌椅、老书刊、老式收音机……二楼,可透过窗看到成片的山林原野,满眼翠绿。沏杯清茶,观山望云,听风辨雨,心情格外舒畅。